H. H. MU CHINESE LIBRARY

白氏長慶集卷第五十八

唐太子少傅刑部尚書致仕贈尚書右僕射太原

白居易樂天著

明後學松江馬元調巽甫挍

奏狀一 凡十首

初授拾遺獻書 元和三年進

五月八日翰林學士將仕郎守左拾遺臣白居易頓首頓首謹昧死奉書于旒扆音倚之下臣伏奉前月二十八日恩制除授臣左拾遺前充翰林學士者臣與崔羣同狀陳謝但言忝冒未吐衷誠今者再黷宸嚴伏惟重賜

詳覽臣按六典左右拾遺掌供奉諷諫凡發令舉事有不便於時不合於道者小則上封大則庭諍其選甚重其秩甚卑所以然者抑有由也大凡人之情位高則惜其位身貴則愛其身惜位則偷合而不言愛身則苟容而不諫此必然之理也故拾遺之置所以卑其秩者使位未足惜身未足愛也所以重其選者使上不忍負恩下不忍負心也夫位未足惜恩不忍負然後能有闕必規有違必諫朝廷得失無不察天下利病無不言此國朝置拾遺之本意也由是而言豈小臣愚劣闇懦所宜居之哉況臣本鄉里豎儒府縣走吏委心泥滓絕望煙

霄豈意聖慈擢居近職每宴飫無不先及每慶賜無不
先霑中廄之馬代其勞內厨之膳給其食朝輒夕惕已
踰半年塵曠漸深憂愧彌劇未伸微効又擢清班臣所
以授官已來僅將十日食不知味寢不遑安唯思粉身
以荅殊寵但未獲粉身之所耳今陛下肇建皇極初受
鴻名夙夜憂勤以求致理每施一政舉一事無不合於
道便於時故天下之心顒顒然日有望於太平也然今
後萬一事有不便於時者陛下豈不欲聞之乎萬一政
有不合於道者陛下豈不欲革之乎候陛下言動之際
詔令之間小有遺闕稍關損益臣必密陳所見潛獻所

聞但在聖心裁斷而已臣又職在中禁不同外司欲竭
愚衷合先陳露伏希天鑒深察赤誠無任感恩欲報懇
款屏營之至謹言

論制科人狀

近日內外官除改及制科人等事宜

右臣伏見內外官近日除改人心甚驚遠近之情不無
憂懼喧喧道路異口同音皆云制舉人牛僧孺等三人
以直言時事恩獎登科被落第人怨謗加誣惑亂中外
謂爲誑妄斥而逐之故並出爲關外官揚於陵以考策
敢收直言者故出爲廣府節度韋貫之同所坐故出爲

果州刺史裴垍以覆筞又不退直言者故免内職除戶
部侍郎王涯同所坐出爲虢州司馬盧坦以數舉事爲
人所惡因其彈奏小誤得以爲名故黜爲左庶子王播
同之亦停知雜臣伏以裴垍王涯盧坦韋貫之等皆公
忠正直内外咸知所宜授以要權致之近地故比來衆
情私相謂曰此數人者皆人之望也若數人進則必君
子之道長若數人退則必小人之道行欲卜時事之否
臧在數人之進退也則數人者自陛下嗣位已來並蒙
奬用或任之耳目或委以腹心天下人情日望致理今
忽一旦悉疎棄之或降於散班或斥於遠郡設令有過

猶可優容況且無瑕豈宜黜退所以前月以來上自朝
廷下至衢路衆心洶洶驚懼不安直道者疚心直言者
杜口不審陛下得知之否凡此除改傳者紛然皆云裴
垍等不能委曲順時或以正直忤物爲人之所媒孽本
非聖意罪之不審陛下得聞之否臣未知此說虛實但
獻所聞所聞皆虛陛下得不明辯之乎所聞皆實陛下
得不深慮之乎虛之與實皆恐陛下要知臣若不言誰
當言者臣今言出身戮亦所甘心何者臣之命至輕朝
廷之事至大故也臣又聞君聖則臣忠上明則下直故
堯之聖也天下已太平矣尚求誹謗以廣聰明漢文之

明也海內已理矣賈誼猶比之倒懸可謂痛哭二君皆容納之所以得稱聖明也今陛下明下詔令徵求直言反以爲罪此臣所以未諭也陛下視今日之理何如堯與漢文之時乎若以爲及之則誹謗痛哭尚合容而納之況徵之直言索之極諫乎若以爲未及則僧孺等之言固宜然也陛下縱未能推而行之又何忍罪而斥之乎此臣所以爲陛下流涕而痛惜也德宗皇帝初郎位年亦徵天下直言極諫之士親自臨試問以天旱穆質對云兩漢故事三公當免卜式著議弘羊可烹此皆指言當時在權位而有恩寵者德宗深嘉之自第四等拔

爲第三等自畿尉擢爲左補闕書之國史以示子孫今
僧孺等對策之中切直指陳之言亦未過於穆質而遽
斥之臣恐非嗣祖宗承耿光之道也書諸史策後嗣何
觀焉陛下得不再三省之乎臣昨在院與裴垍王涯等
覆策之時日奉宣令臣等精意考覆臣上不敢負恩下
不忍負心唯秉至公以爲取捨雖有讐怨不敢棄之雖
有親故不敢避之唯求直言以副聖意故皇甫湜雖是
王涯外甥以其言直合收涯亦不敢以私嫌自避當時
有狀具以陳奏不意羣心嗷嗷搆成禍端聖心以此察
之則或可悟矣儻陛下察臣肝膽知臣精誠以臣此言

可以聽採則乞俯迴聖覽特示寬恩僧孺等准任例與官裴垍等依舊職奨用使內外人意歡然再安若以臣此言理非允當以臣覆策事涉乖宜則臣等見在四人亦宜各加黜責豈可六人同事唯罪兩人雖聖造優容且過朝夕在臣懼惕豈可苟安敢不自陳以待罪戾臣今職爲學士官是拾遺日草詔書月請諫紙臣若默默惜身不言豈惟上孤聖恩實亦下負神道所以密緘手疏潛吐血誠苟合天心雖死無恨無任憂懼激切之至

論于頔裴均狀

于頔裴均欲入朝事宜

右臣聞諸道路皆云于頔裴均累有進奉並請入朝伏
聞聖恩已似允許臣側聽時議內酌事情為陛下謀恐
非穩便晝夜思慮不敢不言伏見貞元以來天下節將
握兵守土少肯入朝自陛下刑服三兇威加四海是得
諸道節度使三二年來朝廷追則追替則替奔走道路
懼承命之不暇斯則聖德皇威大被于四方矣夫謀宜
可久事貴得中當難制之時則貴欲令其朝覲及可制
之日則不必使之盡來何則安衆心收衆望在調馭之
得其宜也臣伏見近日節度使或替或追稍似煩數今
又許于頔等入奏或慮便留在朝臣細思之有三不可

何者竊見外使入奏不問賢愚皆欲仰希聖恩傍結權
貴上須進奉下須人事莫不減削軍府割剝疲人每一
入朝甚於兩稅又聞于頔裴均等數有進奉若又許來
荆襄之人必重困於剝削矣奪軍府疲人之不足奉君
上權貴之有餘伏料聖心知之深所不忍此不可一也
臣又竊聞時議云近日諸道節度使或以進奉希旨或
以貨賄藩身謂恩澤可圖謂權位可取以入覲爲請以
戀闕爲名須來卽來須住卽住要重位卽得重位要大
權卽得大權進退周旋無求不得天下節度使盡萌此
心不審聖聰聞此議否今于頔等以入覲爲請若又許

之豈非須來卽來乎旣來必以戀闕爲名若又許之豈非須住卽住乎則重位自然合加況必求之乎大權不得不與況必圖之乎重位大權人誰不愛于頔旣得則茂昭求之臣聞茂昭又欲入朝已謀行計茂昭亦宰相也亦國親也若引于頔爲例獨不可乎若盡與之則陛下重位大權是以人情假人也授之可乎若獨與彼不與此則忿爭怨望之端自此而作今倖門已開矣速杜之又令于頔等開之臣必恐聖心有時而悔矣其不可二也臣又竊見自古及今君臣之際權太重則下不得所勢太逼則上不甚安今于頔任兼將相來則總朝廷

之權家通國親入則連戚里之勢勢親則疎者不敢諫權重則羣下不敢言臣慮于頔未來之間內外迎附之者其勢已赫赫炎炎矣況其已來乎臣恐于頔未到之間內外合言者已不敢言矣況其已到乎脫或至此陛下有術以制馭之耶若用術制之不如不制之安也若又無術將如之何且于頔身是大臣子為附馬性靈事迹陛下素諳一朝到來權兼內外若繩以規制則必失君臣之心若縱其作為則必敗朝廷之度進退思慮恐貽聖憂其不可三也凡此三不可事實不細伏乞聖覽再三思之今臣所言皆君臣之密機安危之大計伏望

秘藏此狀不令左右得知況臣以疎議親以賤論貴語無方便動有悔尤言出身危非不知耳但以職居近密身被恩榮苟有聞知即合陳露儻言而得罪亦臣所甘心若默而負恩則臣所不忍伏希聖鑒俯察愚誠謹具

奏聞謹奏

論和糴狀

今年和糴折糴利害事宜

右臣伏見有司以今年豐熟請令畿內及諸處和糴令收賤穀以利農人以臣所觀有害無利何者凡曰和糴則官出錢人出穀兩和商量然後交易也比來和糴事

則不然但令府縣散配戶人促立程限嚴加徵催苟有
稽遲則被追捉迫蹙鞭撻甚於稅賦號爲和糴其實害
人儻依前而行臣故曰有害無利也今若有司出錢開
場自糴比於時價稍有優饒利之誘人人必情願且本
請和糴只圖利人人若有利自然願來利害之間可以
此辯今若除前之弊行此之便是真得和糴利人之道
也二端取捨伏惟聖旨裁之必不得已則不如折糴折
糴者折青苗稅錢使納斛斗免令賤糶別納見錢在於
農人亦甚爲利況度支比來所支和糴價錢多是雜色
匹段百姓又須轉賣然後將納稅錢至於給付不免侵

偷貨易不免折損所失過本其弊可知今若量折稅錢
使納斛斗旣無賤糶麥粟之費又無轉賣匹段之勞利
歸於人美歸於上則折糴之便豈不昭然由是而論則
配戶不如開場和糴不如折糴亦甚明矣臣久處村閭
曾爲和糴之戶親被迫蹙實不堪命臣近爲畿尉曾領
和糴之司親自鞭撻所不忍覩臣頃者常欲疏此人病
聞于天聰疎遠賤微無由上達今幸擢居禁職列在諫
官苟有他聞猶合陳獻況備諳此事深知此弊臣若緘
默隱而不言不惟上孤聖恩實亦內負夙願猶慮愚誠
不至聖鑒未迴卽望試令左右可親信者一人潛問鄉

村百姓和糴之與折糴孰利而孰害乎則知臣言不敢
苟耳或慮陛下以救命已下難於移改以臣所見事有
不然夫聖人之舉事也唯務便人唯求利物若損益將
半則不必遷移若利害相懸則事須追改不獨於此其
他亦然伏望宸衷審賜詳察謹具奏聞謹奏

論太原事狀三件

嚴綬　輔光

右嚴綬輔光太原事迹其間不可遠近具知臣前日對
時已仔細面奏今奉宣輔光已替嚴綬續追此皆聖鑒
至明左右不能惑聽合於公議斷自宸衷內外人心甚

爲愜當其嚴綬早須與替不可更遷緣與輔光久相交結軍中補署職掌比來盡由輔光今見別除監軍小人乍失依託或恐嚴綬相黨曲爲妄陳軍情事宜之間須過防慮伏望聖恩速令貞亮赴本道便許嚴綬入朝

貞亮

右貞亮原是舊人曾任重職陛下以太原事弊使替輔光然臣伏聞貞亮先充汴州監軍日自置親兵數千又任三川都監日專殺李康兩節度使事迹深爲不可爲性自用所在專權若貞亮處事依前卽太原却受其弊雖將追改難以成功其貞亮發赴本道之時恐須以承

前事切加約束令其戒懼此事至要伏惟聖心一不忘

范希朝

右希朝前在振武威令大行至今蕃戎望風畏伏況又勤儉信實所在士卒歸心今若太原要人無出希朝之右伏恐聖意慮其有年臣又訪聞希朝筋力猶堪驅使但且令鎮撫必愜軍情待其一二年間威制成立然後擇能者則必易守成規則雖老年事須且用其靈武比太原雖小亦是要鎮如納臣愚見伏恐便須擇人與希朝相代謹具奏聞

奏請加德音中節目 二件

緣今時旱請更減放江淮旱損州縣百姓今
年租稅

右伏以聖心憂軫重降德音欲令實惠及人無如減放租稅昨正月中所降德音量放去年錢米伏聞所放數內已有納者縱未納者多是逃亡假令不放亦徵不得況旱損州縣至多所放錢米至少百姓未經豐熟又納今年稅租疲乏之中重此徵迫人力困苦莫甚於斯却是今年伏望聖恩更與宰臣及有司商量江淮先旱損州作分數更量放今年租稅當疲困之際降惻隱之恩感動人情無出於此敢竭愚見以副聖心

請揀放後宫内人

右伏見大曆已來四十餘歲宫中人數稍久漸多伏慮驅使之餘其數猶廣上則虚給衣食有供億糜費之煩下則離隔親族有幽閉怨曠之苦事宜省費物貴遂情頃者已蒙聖恩量有揀放聞諸道路所出不多臣伏見自太宗玄宗已來每遇災旱多有揀放書在國史天下稱之伏望聖慈再加處分則盛明之德可動天心感悅之情必致和氣光垂史用美繼祖宗貞觀開元之風復見於今日矣非小臣愚懇不能發此言非陛下英明不能行此事如蒙允許便請於德音中次第處分謹具奏

聞伏待聖旨謹奏

論于頔所進歌舞人事宜狀

右臣三五日來聞於時議云前件所進者並是于頔愛妾被普寧公主闇欲選進今于頔所進事非獲已者臣未知此說虛之與實再三思之皆爲不可何則于頔自入朝來陛下待之深得其所存其大體故厚加寵位知其性惡故不與威權中外人情以爲至當在於于頔亦自甘心今因普寧奪其愛妾衆人既有流議于頔得以爲詞臣恐此事不益聖德在臣愚見豈敢不言伏見陛下數月以來分別邪正所有制斷所有處置無不合於

公論無不愜於人情唯此一事實乖時體關於損益臣
實惜之今道路云云皆有此說是于頔自進亦恐外人
不知去就之間恐須却賜于頔內足以辨明聖意外足
以止息浮詞又令于頔有所感戴臣所聞所見如此伏
恐陛下要知輒敢密陳庶裨萬一謹具奏聞謹奏

論魏徵舊宅狀

李師道奏請出私財收贖魏徵舊宅事宜

右今日守謙宣令撰與師道詔所請收贖魏徵宅還與
其子甚合朕心允依來奏者臣伏以魏徵是太宗朝宰
相盡忠輔佐以致太平在於子孫合加優卹今緣子孫

窮賤舊宅典賣與人師道請出私財收贖却還其後嗣事關激勸合出朝廷師道何人輒掠此美依宜便許臣恐非宜況魏徵宅內舊堂本是宮中小殿太宗特賜以表殊恩既又與諸家不同尤不宜使師道與贖計其典賣其價非多伏望明敕有司特以官錢收贖使還後嗣以勸忠臣則事出皇恩美歸聖德臣苟有所見不敢不陳其與師道詔未敢依宣便撰伏待聖旨謹具奏聞謹

奏

論王鍔欲除官事宜狀

右臣竊有所聞云王鍔見欲除平章事未知何故有此

商量臣伏以宰相者人臣極位天下具瞻非有清望大功不合輕授王鍔既非清望又無大功若加此官[illegible]爲不可昨日裴均除平章事内外之議早已紛然[illegible]王鍔若除則如王鍔之輩皆生冀望之心矣若盡與則典章大壞又未感恩若不與則厚薄有殊或生怨望倖門一啓無可柰何臣又聞王鍔在鎮日不卹凋殘唯務差稅淮南百姓日夜無憀五年誅求百計侵削錢物既足部領入朝號爲羨餘親自進奉凡有耳者無不知之今若授同平章事臣恐四方聞之皆謂陛下得王鍔進奉而與宰相也臣又恐諸道節度使今日已後皆割剥生人

嘗求宰相私相謂曰誰不如王鍔邪故臣以爲深不可也其王鍔歸鎮與在朝伏望並不除宰相臣尚未知所聞信否貴欲先事而言或恐萬一已行即言之無及伏惟聖鑒俯察愚衷謹具奏聞謹奏

論裴均進奉銀器狀

右臣伏聞向外傳說云裴均前月二十六日於銀臺進奉前件銀器雖未審知虛實然而物議喧然既有所聞不敢不奏伏以陛下昨因時旱念及疲人特降德音停罷進奉天意如感雨澤應期巷舞途歌咸呼萬歲伏自德音降後天下顒望遵行未經旬月之間裴均便先進

奉若誠有此事深損聖德臣或慮有人云裴均所進銀器發在德音之前遂勸聖恩不妨受納以臣所見事固不然臣聞衆議皆云裴均性本貪殘動多邪巧每假進奉廣有誅求料其深心不願停罷必恐即日修表倍程進來欲試朝廷嘗其可否何者前月三日降德音准諸道進奏院報事例不過四五日即裴均合知至二十六日進物方到以此詳察足見姦情今若便容果落邪計況一處如此則遠近皆知臣恐諸道依前從此不守法度則是陛下明降制旨又自棄之何以制馭四方何以取信天下臣反覆思慮深爲陛下惜之伏准德音節文

除四節及旨條外有違越進奉者其物送納左藏庫仍
委御史臺具名聞奏若此事果實則御史臺必准制彈
奏諫官必諫宰相必論天下知之何俾聖政以臣所見
伏望明宣云裴均所進銀器雖在德音之前恐四方不
知宜送左藏庫收納如此則海内悅服天下歡心事出
宸衷美歸聖德又免至御史諫官奏論之然後有處置
在於事體深以爲宜伏願聖心速賜裁斷謹具奏聞謹
奏

白氏長慶集卷第五十八

白氏長慶集卷第五十九

唐太子少傅刑部尚書致仕贈尚書右僕射太原

白居易樂天著

明後學松江馬元調巽甫挍

奏狀二 凡二十四首

論孫璹神六切張奉國狀

孫璹

右伏以鳳翔右輔之地控壓隴蜀又近國門最爲重鎮

承前以來多擇有功勳德望者爲之節度使昨者孫璹

忽除此官臣緣素未諳知不敢輕議可否及制下之後

甚不愜人心孫璹雖久從軍不聞有大功効自居禁衛亦無可稱至於姓名衆未知有縱有才畧堪任將帥猶宜且試於小鎮不合便授此重藩豈唯公議之間以為過當亦恐同類之內皆生倖心況今聖政日明朝綱日舉每命一官一職人皆側耳聽之則除授之間深宜重慎今孫璹已受成命未可遽又改移待到鳳翔觀其可否以後不可不審伏恐聖聽要知

張奉國

右奉國當徐州用兵之時已有殊効及李錡作亂之日又立大功忠節赤誠海內推服近來將校少有比倫已

蒙聖恩授金吾大將軍以示獎勸以臣所見更宜與一
方鎮以感動天下忠臣之志以摧懾天下姦臣之心何
者奉國之事無人不知方鎮之榮無人不愛若奉國更
得節度使天下聞知人皆爲貪寵榮誰不爭効忠順萬
一若一方有事一帥負恩則麾下偏裨競爲奉國亂臣
賊子不敢不息一則明勸忠貞二則闇銷禍亂聖人機
柄正在於斯今奉國聞已有年亦宜速用事不可失臣
深惜之然以奉國未曾爲理人官恐未可便授大鎮若
近邊次節度有要替處與奉國最爲得宜謹具奏聞謹
奏

奏所聞狀

向外所聞事宜

右伏見六七日來向外傳說皆云有進旨令宣與諸道進奏院自今已後應有進奉並不用申報御史臺如有人勘問便仰錄名奏來者內外相傳不無驚怪臣伏料此事多是虛傳且有此聞不敢不奏伏惟德音除四節外非時進奉一切並停如有違越仰御史臺察訪聞奏令若不許報臺不許勘問即是許進奉而廢德音也伏以陛下憂人恩理發自深誠德音中停罷進奉最是大節昨者裴均所進銀器發在德音之前猶慮四方不知

將謂容有違越特令送出外庫宣報所司遠近傳呼聞於道路此則不獨人心欣躍感動四方實亦國史光明垂示百代今未踰數月忽有此消息賀德音之使未絕於道途許進奉之聲已聞於內外此衆情所以驚愕而不測也臣訪昨聞又無明敕伏料聖意必無此處分但恐宣傳之際或致疑誤遂令內外有此流傳實恐旬月之間散報諸道虧損聖政無甚於斯若此果虛即望宣示內外令知聖旨使息虛聲伏願宸衷速有處分謹具奏聞謹奏

奏闅無分切鄉禁囚狀

虢州閿鄉湖城等縣禁囚事宜

右伏聞前件縣獄中有囚數十人並積年禁繫其妻兒皆乞於道路以供獄糧其中有身禁多年妻已改嫁者身死獄中取其男收禁者云是度支轉運下囚禁在縣獄欠負官物無可塡陪一禁其身雖死不放前後兩遇恩赦今春又降德音皆云節文不該至今依舊囚禁臣伏以罪坐之刑無重於死故殺人者罪止於死坐贓者身死不徵今前件囚等欠負官錢誠合塡納然以貧窮孤獨唯各一身債無納期禁無休日至使夫見在而妻嫁父已亡而子囚自古罪人未聞此苦行路見者皆爲

痛傷况今陛下愛人之心過於父母豈容在下有此窮
人古者一婦懐寃三年大旱一夫結憤五月降霜以類
言之臣恐此囚等憂怨之氣必能傷陛下陰陽之和也
其囚等人數及所欠官物并赦文不該事由臣即未知
委細伏望與宰相商量兼令本司具事由分析聞奏如
或是實禁繫不虛伏乞特降聖慈發使一時放免一則
使縲囚獲宥生死皆知感恩二則明天聽及卑遠近自
無寃滯事關聖政不敢不言臣兼恐度支鹽鐵使下諸
州縣禁囚更有如此者伏望便令續條疏其事奏上

論承璀(取猥切)職名狀

承璀充諸軍行營招討處置使

右緣承璀職名自昨日來臣與李絳等已頻論奏又奉
宣令依前定者臣實深知不可豈敢順旨便休伏望聖
慈更賜詳察臣伏以國家故事每有征伐專委將帥以
責成功近年以來漸失舊制始加中使命爲都監須者
韓全義討淮西之時以賈良國爲都監近日高崇文討
劉闢之時以劉貞亮爲都監此皆權宜且爲近例然則
興王者之師徵天下之兵自古及今未有令中使專統
領者今神策軍既不置行營節度使即承璀便是制將
又充諸軍招討處置使即承璀便是都統豈有制將都

統而使中使兼之臣恐四方聞之必輕朝廷四夷聞之
必笑中國王承宗聞之必增其氣國史記之後嗣觀之
陛下忍令後代相傳云以中官爲制將都統自陛下始
伏乞聖慮以此思之臣又兼恐劉濟茂昭及希朝從史
乃至諸道將校皆恥受承璀指麾心既不齊功何由立
此是資承宗之計而挫諸將之勢也伏乞聖慮又以此
思之臣伏以陛下自春宮以來則曾驅使承璀歲月既
久恩澤遂深望陛下念其勤勞貴之可也陛下憐其忠
赤富之可也至於軍國權柄動關於治亂朝廷制度出
自於祖宗陛下寧忍徇下之情而自隳法制從人之欲

而自損聖明何不思於一時之間而取笑於萬代之後今臣忘身命瀝肝膽為陛下痛言者非不知逆耳非不知危身但以螻蟻之命至輕社稷之計至重伏乞聖慮又以此思之陛下必不得已事須用之即望改為都監且徇舊例雖威權尚重而制度稍存天下聞之不甚驚聽如蒙允許伏望速宣與中書改為諸軍都監臣不勝憂迫懇切彷徨之至

論元稹第三狀

監察御史元稹貶江陵府士曹參軍

右伏緣元稹左降事宜昨李絳崔羣等再已奏聞至今

未嘗宣報伏恐愚誠未懇聖慮未迴臣更細思事有不可所以塵黷至於再三臣內察事情外聽衆議元稹左降不可者三何者元稹守官正直人所共知自授御史巳來舉奏不避權勢只如奏李公佐等之事多是朝廷親情人誰無私因以挾恨或假公議將報私嫌遂使誣謗之聲上聞天聽臣恐元稹左降巳後凡在位者每欲舉事先以元稹爲戒無人肯爲陛下當官執法無人肯爲陛下嫉惡繩愆內外權貴親黨縱橫有大過大罪者必相容隱而巳陛下從此無由得知其不可者一也昨者元稹所追勘房式之事心雖奉公事稍過當旣從重

罰足以懲違況經謝恩旋又左降雖引前事以爲責詞然外議諠諠皆以爲元稹與中使劉士元爭廳自此得罪至於爭廳事理已具前狀奏陳況聞劉士元踏破驛門奪將鞍馬仍索弓箭嚇辱朝官承前已來未有此事今中官有罪未見處置御史無過卻先貶官遠近聞知實損聖德臣恐從今已後中官出使縱暴益甚朝官受辱必不敢言縱有被凌辱毆打者亦以元稹爲戒但吞聲而已陛下從此無由得聞其不可者二也臣又訪聞元稹自去年以來舉奏嚴礪在東川日枉法收沒平人資產八十餘家又奏王紹違法給券令監軍神柩及家

口入驛又奏裴玢（卑民切）違勅旨徵百姓草又奏韓皋使
軍將封杖打殺縣令如此之事前後甚多屬朝廷法行
悉有懲罰計天下方鎮皆怒元稹守官今貶為江陵判
司即是送與方鎮從此方鎮報怨朝廷何由得知臣聞
德宗時有崔善貞密告李錡必反德宗不信送與李錡
李錡大怒遂掘坑縱火燒殺崔善貞未數年李錡果反
至今天下為之痛心臣恐元稹左降後方鎮有過無人
敢言皆欲惜身永以元稹為戒如此則天下有不軌不
法之事陛下無由得知此其不可者三也若無此三不
可假如朝廷誤左降一御史蓋是小事臣何敢煩黷聖

聽至於再三乎誠以所損者微所關者大以此思慮敢不極言陛下若以臣此言爲忠又未能別有處置必不得已則伏望且令追制改與一京師閒官免令元稹却事方鎮此乃上裨聖政下愜人情伏望細察事情斷在
聖意謹具奏聞謹奏

請罷兵第二狀 五月十日進

請罷恒州兵事宜

右緣討伐恒州事宜前者已具奏聞此事至大至切臣不合一奏便休伏願聖聽再賜詳省臣伏以河北事體本不合用兵旣已用兵亦希萬一所以人意或望成功

今看事勢保必無望何者陛下本用兵之初第一倚望
承璀第二准擬希朝茂昭今承璀自去以來未敢苦戰
已喪大將先挫軍威至今與從史兩軍入賊界下營未
得從史雖經接戰與賊勝負畧均況奏報之間又事恐
非實遷延進退貴引日時不唯意在逗遛兼是力難支
敵希朝茂昭數月以來方入賊界據所奏到賊新市城
一鎮便過不得又奏深澤縣今却被賊打破則其進討
之勢想亦可知劉濟親領全軍分圍樂壽又奏賊城堅
守卒不易攻師道季安元不可保今看情狀似相計會
各收一縣便不進軍如此事由陛下具見據其去就豈

有成功未審聖心何如更有所望以臣愚見速須罷兵
若又遲疑其害有四可爲陛下痛惜者二可爲陛下深
憂者二何則若果有成功即不論用度多少旣的知不
可即不合虛費貲糧悟而後行事亦非晚今遲校一日
有一日之費更延旬月所費滋多終須罷兵何如早罷
臣伏見陛下比來愛人省用發自深心至於聖躬每事
節儉今以府庫錢帛百姓脂膏資助河北諸侯轉令富
貴強大臣每念此不勝憤歎此其爲陛下痛惜者一也
臣伏恐河北諸將見吳少陽已受制命必引事例輕重
同詞請雪承宗若章表繼來即議無不許請而後捨模

楪可知轉令承宗膠固同類如此則與奪皆由鄰道恩信不出朝廷實恐威權盡歸河北臣每念此實所疚心此其爲陛下痛惜者二也今天時已熱兵氣相蒸至於饑渴疲勞疫疾暴露衣甲暑濕弓箭瘡痍上有赤日前有白刃驅以就戰人何以堪縱不惜身亦難忍苦況神策官健又最烏雜以城市之人例皆不慣如此忽思生路或有奔逃一人若逃百人相扇一軍若散諸軍必搖事忽至此悔將何及此其爲陛下深憂者一也臣伏聞廻鶻吐蕃皆有細作中國之事小大盡知今聚天下之兵唯討承宗一賊自冬及夏都未立功則兵力之强弱

資費之多少豈宜使西戎北虜一一知之忽見利生心承虛入寇以今日之勢力可能救其首尾哉兵連禍生何事不有萬一及此實關安危臣每思之憂入骨髓此其爲陛下深憂者二也伏惟詳臣此狀察臣此心審賜裁量速有處分如此則是陛下社稷宗廟之福不獨天下幸甚謹具奏聞

請罷兵第三狀 六月十五日進

請罷恒州兵馬事宜

右臣所請罷兵前後已頻陳奏今日事勢又更不同比來日月漸深憂惶轉甚若不極慮若不切言是臣懼罪

惜身上負陛下伏希聖鑒憐察血誠知臣心如此更詳
此狀臣伏以行營近日事體陛下一一具知師道令收
棣州至今竟未奉詔至於表章詞意近者亦甚乖宜季
安等心元不可測與賊計會各收一空縣而已相顧拱
手便休聞昨者澤潞潰散健兒其間有入魏博却投邢
州者季安追捉並按軍令昨所與詔都不稟承據此情
狀畧無形迹但恐今日以後此輩無不辦為又比來所
望有功只在南北兩道令師道希朝等屯軍向欲半年
過新市一鎮未得茂昭又稱兵少特地方請加兵則南
道勢力今亦可見北道承璀竟未立功元陽新到邢州

又奏兵數至少請諸軍兵馬議不可抽假使承璀等竭力盡忠終恐不副聖意據此事勢萬無成功陛下猶未罷兵不知更有何所待臣伏恐劉濟近日情似盡忠今忽罷兵慮傷其意以臣所見理固不然劉濟大姦過於羣輩外雖似順中不可知有功無功進退獲利初聞罷討或可有詞見雪恒州必私懷喜何則於承宗本末之勢同也假令劉濟實忠實盡陛下難阻其心猶須計量重輕捨小圖大豈緣劉濟一人惆悵而不顧天下遠圖況今事情又不至此伏望聖意斷之不疑臣昨日以軍久無功時又漸熱人不堪命慮有奔逃前狀之中已具

陳奏今果聞神策所管徐泗鄭滑兩道兵馬各有言語
似少不安臣自聞之不勝憂切一軍若不寧貼必扇諸
軍之心自此動搖何慮不有事忽至於此者則陛下求
不罷討得乎一種罷兵何如早罷必待事不得已然後
罷之只使陛下威權轉銷天下模樣更惡如此事勢皆
在目前只合逆防不合追悔今盧從史已歸罪左降王
承宗又乞雪表來元陽方再整本軍劉濟且引兵欲進
因此事勢正可罷兵赦既有名罷猶有勢若又此時不
罷臣實不測聖心臣伏料陛下去年初銳意用兵之時
必謂討承宗如討劉闢李錡兵合之後坐見誅擒豈料

遷延經年如此然則始謀必尅猶不可知後事轉難更
何所望至於竭府庫以富河北諸將虛中國以使戎狄
生心可爲深憂可爲痛惜巳具前奏不敢再陳況今日
巳前所惜者威權財用今日巳後所憂者治亂安危國
家有天下二百年陛下承宗社十一葉豈得以小忿而
忘國家大計豈得以小耻而忘宗社遠圖伏願聖心以
此爲慮臣前後巳獻三狀不啻千言詞旣繁多語亦懇
切陛下若以臣所見非是所言非忠況又塵黷不休臣
卽合便得罪若以臣所見爲是所言爲忠則陛下何忍
知是不從知忠不納不然則臣合得罪不然則陛下罷

兵伏望讀臣此狀一二十遍斷其可否速賜處分臣不勝負憂待罪懇迫兢惶之至謹奏

論嚴綬狀

奉宣令依中書狀撰制除嚴綬江陵節度使

右臣伏以趙宗儒衆稱清介有恒嚴綬衆稱怯懦無耻二人臧否優劣相懸宗儒自到江陵雖無殊政亦聞清淨境内頗安縱要改移卽合便擇勝宗儒者且嚴綬在太原之事聖聰備聞天下之人以爲談柄陛下罷其節制追赴朝廷至今人情以爲至當今忽再用又替宗儒臣恐制書下後無不驚歎兼邪人得計正人憂疑大乖

羣情深損朝政臣前後所奏宣撰制若非甚不可者亦
不敢切論今此除授實甚不可伏望聖意更賜裁量其
制未敢便撰伏待聖旨謹奏

論孟元陽狀

奉宣令依中書狀撰制除孟元陽右羽林軍
統軍仍封趙國公食邑三千戶

右臣伏以孟元陽激水有功河陽有政自到澤潞戎事
頗修但以老年事須與替比諸流輩事迹不同今所除
官合加優獎昨者范希朝在太原日昏耄不理人情共
知及除統軍衆猶謂屈今元陽事即不同希朝又除統

軍恐似更屈雖加封爵悉是虛名況元陽功効忠勤天
下有數今以無能者一例除改無所旌別臣恐今日已
後無以勸人以臣所見若改除金吾大將軍輕重之閒
實為得所只如柳惟晨李簡之輩有何功業合比元陽
猶居此官動逾年歲伏望聖慈以此裁量其制未敢依
中書狀便撰謹具奏聞伏待聖旨謹奏

謝官狀

新授將仕郎守左拾遺翰林學士臣白居易
新授朝議郎守尚書庫部員外郎翰林學
士雲騎尉臣崔羣

新授京兆府戶曹參軍翰林學士白居易

右伏奉恩制除臣前件官今日守謙奉宣聖旨特加慰諭兼賜告身者俯傴拜恩怵惕受命戰越踊迹驚惶失容蹈舞屏營不知所據臣叨居近職已涉四年自顧庸昧無裨明聖塵忝歲久憂慙日深況於官祿之閒豈敢有所選擇但以位卑俸薄家貧親老養闕甘馨之費病乏藥石之資人子之心有所不足昨蒙聖念雖許陳情敢望天恩遽從所欲況前件官位望雖小俸料稍優臣今得之勝登貴位此皆皇明俯察玄造曲成念臣爲子之誠賜臣及親之祿臣所以撫心知愧因事吐誠烏鳥

私情得盡歡於展養犬馬微力誓効死以酬恩榮幸不
止於一身感戴實深於萬品無任荷恩抃躍之至

謝蒙恩賜設狀

右今日守謙奉宣聖旨以臣初入院特賜設者臣生長
窮賤才質孱微草野鄙夫風塵走吏豈期聖造選在禁
闈煦以天慈賜以御食臣所以凌兢受命俯伏荷恩心
魂不寧手足無措況樽開九醞饌列八珍惠過加籩榮
優置醴金罍引滿將王澤而共深玉饌屬厭與聖德而
俱飽終食且歎捫心自驚戰汗慙惶隕越于下謹奉狀
陳謝以聞謹奏

謝恩賜衣服狀

右今日守謙奉宣聖旨以臣初入院特賜衣服者臣自入禁司纔經旬月未陳薄効累受殊私況前件衣服等獻自遠方降從御府旣鮮華而駭目亦輕暖而便身臣實何人堪此榮賜臣必擬祕藏篋笥傳示子孫何則顧陋質而懷慙貌非稱服撫微軀而荷寵力不勝衣因物感恩無任愧懼謹奉狀

三月三日謝恩賜曲江宴會狀

右今日伏奉聖恩賜臣等於曲江宴樂并賜茶果者伏以暮春良月上巳嘉辰獲侍宴於内庭又賜歡於曲水

蹈舞踴地歡呼動天況妓樂選於內坊茶果出於中庫榮降天上寵驚人間臣等謬列近司猥承殊澤捧觴知感終宴懷慚肉食無謀未展消埃之効素飡有愧難勝醉飽之恩以此兢惶未知所報謹奉狀陳謝以聞謹奏

九月九日謝恩賜宴曲江會狀

右臣今日伏奉進旨賜臣等於曲江宴會特加宣慰并賜酒脯等者伏以重陽令節大有豐年賜宴於無事之朝追歡於最勝之地況天厨酒脯御府管絃寵賜忽降於宸中慶幸實生於望外仍加慰諭曲被輝華臣等各以凡才同忝密職幸遇休明之日多承飫賜之恩樂感

形骸歡容動而成舞澤均草木秋色變以爲春徒激丹
心豈報玄澤謹奉狀

臘日謝恩賜口蠟狀

右今日蒙恩賜臣等前件口蠟及紅雪澡豆等仍以時
寒特加慰問伏以時逢臘節候屬祁寒豈意聖慈不忘
微賤念嚴凝而加之煦嫗慮皸規倫切瘃之切之文而潤以脂
膏喜氣動中歡容發外挾纊之恩所勉和則體舒不龜
之澤旣霑感而手舞臣等省躬懷愧因物諭情豈止飲
德縈心唯驚寵賜必擬澡身勵節以答鴻私感躍之誠
倍萬恒品謹具奏聞謹奏

中和日謝恩賜尺狀

右今日奉宣賜臣等紅牙銀寸尺各一者伏以中和届節慶賜申恩當晝夜平分之時頒度量合同之令况以紅牙爲尺白銀爲寸美而有度煥以相宜遠下明忖度之心爲上表裁成之德慶澤所及葵心畢同臣等塵忝日深寵賜歳至雖恩光下濟咫尺之顔不違而尸素内慙分寸之功未効捧受愧畏倍萬恒情謹具奏聞謹奏

謝清明日賜新火狀

右今日高品官唐國珎就宅宣旨賜臣新火者伏以節過藏煙時當改火助和氣以發滯表皇明以燭幽臣顧

以賤微荷茲榮耀就賜而照臨第宅聚觀而光動里閭降實自天非因榆柳之燧仰之如日空傾葵藿之心徒奉恩輝豈勝欣戴

謝恩賜氷狀

右今日奉宣旨賜臣等氷者伏以頒氷之儀朝廷盛典以其非常之物用表特異之恩况春羔之薦時始因風出當夏蟲之疑日忽自天來煩暑迎消涼飈隨至受此殊賜臣何以堪欣駭慙惶若無所措但飲之慄慄常傾受命之心捧之兢兢永懷履薄之戒以斯惕厲用答皇慈謹奉狀陳謝以聞

謝賜新曆日狀

右今日蒙恩賜臣等前件新曆日者臣等拜手蹈舞鞠躬捧持開卷受時見履端之有始披文閱處知御曆之無窮慶賀既深感戴無極謹奉狀陳謝

謝恩賜茶果等狀

右今日高品杜文清宣進旨以臣等在院修撰制問賜茶果梨脯等曲蒙聖念特降殊私慰諭未終賜賚旋及臣等慙深曠職寵倍驚心述清問以修詞言非盡意仰皇慈而受賜力豈勝恩徒激丹誠詎酬玄造

謝賜設及匹帛狀

右今日高品劉全節奉宣進旨以臣等在院覆策畢特加慰問并賜設及匹帛者臣等職在掌文詔令考策雖竭鄙昧猶懼闕遺豈意皇鑒下臨聖慈曲至惠加賜食榮及承筐寵厚縑緗仰難勝於玄貺恩深醉飽退有愧於素飡徒積慙惶何酬慶賜

社日謝賜酒餅狀

右今日蒙恩賜臣等酒及蒸餅餜餅等伏以時唯秋社慶屬年豐頒上尊之酒漿賜太官之餅餌既非舊例特表新恩空荷皇慈豈伸丹懇謹奉狀陳謝

白氏長慶集卷第五十九

白氏長慶集卷第六十

唐太子少傅刑部尚書致仕贈尚書右僕射太原
白居易樂天著
明後學松江馬先調巽甫校

奏狀三凡七首

論重考科目人狀

今年吏部應送科目及平判人所試文書等

右臣等奉中書門下牒稱奉進旨令臣等重考定聞奏者臣等竊有所見不敢不奏伏以今年吏部科第不置考官唯遣尚書侍郎二人考試吏部事至繁劇考送固

難精詳所送文書未免瑕病臣等若苦考覆退者必多
韓皐累朝舊臣伏料陛下不能以小事致責臣等又以
朝廷所設科目雖限文字其間收採兼取人材今吏部
只送十人數且非廣其中更重黜落亦恐事體不弘以
臣所見兼請不考巳得者不妨儌倖不得者所勝無多
貴收人材務存大體伏乞以臣等此狀宣付宰臣重賜
裁量伏聽進旨 元和十五年十二月十三日重考定科目官將仕郎守尚書祠部員外郎臣白居易等狀奏重考定科目官將仕郎守尚書祠部員外郎上護軍臣李虞仲

舉人自代狀

中書省朝議郎權知尚書兵部郎中騎都尉

楊嗣復

右臣伏准建中元年正月五日勑文武常叅官上後三日舉一人自代者伏以前件官有辯政之學有體要之文文可以掌王言學可以待顧問名實相副輩流所推選備侍臣叅知制命酌其宜稱誠令在先臣旣諳詳輙舉自代謹具聞薦伏聽勑旨長慶元年正月四日新授朝議郎守尚書主客郎中知制誥臣白居易狀奏

論重考試進士事宜狀

右臣等伏料自欲重試進士已來論奏者甚衆伏計煩黷聖聽之外必以爲或親或故同爲黨庇臣今非不知

但以避嫌事小隱情責深所以冒犯天威不敢不奏伏
希聖鑒試詳臣言伏以陛下慮今年及第進士之中子
弟得者僥倖平人落者受屈故令重試重考乃至公至
平凡是平人孰不慶幸況臣等才識淺劣謬蒙選充考
官自受命以來夙夜惶懼實憂愚昧不副天心敢不盡
力竭誠苦考得失其間瑕病纖毫不容猶期再三知臣
懇盡然臣等別有愚見上裨聖聰反覆思量輒敢密奏
伏准禮部試進士例許用書策兼得通宵得通宵則思
慮必周用書策則文字不錯昨重試之日書策不容一
字木燭只許兩條迫促驚忙幸皆成就若比禮部所試

事校不同雖詩賦之間皆有瑕病在與奪之際或可矜量倘陛下垂仁察之心降特達之命明示瑕病以表無私特全身名以存大體如此則進士等知非而愧耻其父兄等感激而戴恩至於有司敢不懲革臣等皆蒙寵擢又忝職司實願裨補聖明敢不罄竭肝膽謹具奏聞伏待聖裁謹奏長慶元年四月十日重考試進士官朝議郎守尚書主客郎中知制誥臣白居易等奏重考試進士官朝散大夫守中書舍人上輕車都尉臣王起

讓絹狀長慶元年八月十三日進

恩賜田布與臣人事絹五百匹

右田布以臣宣慰進旨敬命荷恩遂與臣前件絹臣不

敢受尋以奏陳昨日中使第五文岑就宅奉宣令臣受取者臣已當時進狀陳謝訖感戴聖恩昨日不敢不謝酌量事理今日不敢不言臣家素貧非不要物但以昨者陛下遣臣宣諭田布不同常例田布今日之事不同諸家何者未報父讐未雪國耻凡人有物猶合助之況取其才有所不忍又昨除田布魏博節度制中誡云一飯之飽必均於士卒一毫之費必用於戈矛今以五百匹絹與臣臣若便受則是有違制命不副天心臣又以凡節將之臣發軍討叛大費雖資於公給小用亦藉其家財今陛下方欲使田布誓心報讐捐軀殺賊伏料宣

諭慰問使者道路相望若奉使之人悉須得物臣恐鎮州賊徒未殄田布財産已空欲救將來乞從臣始此則求田布物者必息而田布感聖渥倍深責其成功必有可望臣食國家之厚祿居陛下之清官每月俸錢尚慙尸素無名之貨豈合苟求伏願天鑒照臨知臣不是飾讓臣又非不知如此小事不合塵黷尊嚴心實不安不敢不奏其前件絹臣尋已却還田布伏乞聖慈許臣不敢取仍望宣示田布令知聖恩謹録奏聞伏待進旨

論左降獨孤朗等狀 長慶元年十二月十一日奏

都官員外郎史館修撰獨孤朗可富州刺史

起居舍人温造可朗州刺史司勳員外郎
李肇可澧州刺史刑部員外郎王鎰可郢
州刺史

右今日宰相送詞頭左降前件官如前令臣撰詞者臣伏以李景儉因飲酒醉詆忤宰相既從遠貶已是深文其同飲四人又一例左降臣有所見不敢不陳伏以兩省史館皆是近署聚飲致醉理亦非宜然皆貶官即恐太重况獨孤朗與李景儉等皆是僚友旦夕往來一飯一飲蓋是常事景儉飲散之後忽然醉發自循不覺何况他人以此矜量情亦可恕臣又見貞元之末時政嚴

急人家不敢歡宴朝士不敢過從衆心無憀以爲不可
自陛下臨御及此二年聖慈寛和天下欣戴臣恐此詔
或下衆情不免驚憂兼恐朝廷官寮從此不敢聚會四
方諸遠不知事由奔走流傳事體非便伏惟宸鑒更賜
裁量免至貶官各令罰俸感恩知失亦足戒懲臣不揆
惷愚輒敢塵黷豈不懼罪豈不惜身但緣進不因人出
於聖念自忠州刺史累遷中書舍人已涉二年一無裨
補夙夜慙惕實不自安前後制勑之間若非甚不可者
恐煩聖聽多不備論今者所見若又不奏是圖省事有
負皇恩伏希天慈以此詳察知臣所奏不是偶然其獨

孤朗等四人出官詞頭臣已封訖未敢撰進伏待聖旨

論行營狀應緑鎮州行營利害事宜謹具如後

一請專委李光顔東面討逐委裴度四面臨

境招諭事

右臣等伏見自幽鎮有事以來詔太原魏博澤潞易定滄州等五道節度各領全軍又徵諸道兵馬計士八十萬四面圍繞已逾半年王師無功賊勢猶盛弓高已失深州甚危者豈不以兵數太多反難爲用節將太衆則心不齊莫肯率先遞相顧望又以朝廷賞罰近日不行未立功者或先封官已敗衂女六切者不聞得罪既無懲

勸以至遷延若不改張必無所望今李光顔既除陳許
節度盡領本軍伏請抽諸道勁兵逼前約與三四萬人
從東速進開弓高糧路合下博諸軍解深邢重圍與元
翼合勢令裴度領太原全軍兼招討舊職四面壓境觀
釁而動若乘虛得便即令同力剪除若戰勝賊窮亦許
受降納款如此則鎮州來攻以分其力招諭以動其心
未及誅夷自生變改況光顔久諳戰陣素有威名裴度
爲人忠勇果決加以明懸賞罰使其憂責在身事勢驅
之自須死戰若比向前模樣用命百倍相懸破賊責功
無出於此況太原與王之地天下勁兵今既得人足當

一面以此計度無如二人

一請揀魏博澤潞易定滄州四道兵馬分

付光顏事

右伏請詔光顏於前件四道揀選馬步精銳者每軍各取三四千人並令光顏專統一則藉其兵力討襲鎮州二乃每軍抽人不爲不用其餘放去理亦無妨況今守疆亦足展効或聞澤潞魏博兵馬同討淮西之時素諳光顏勸卹將士必樂爲用可望成功今光顏得到下博後即陳許先有八千人昨又發三千人光顏又領鳳翔馬軍一千三百人加以徐泗鄭滑河陽等軍悉皆勁銳

堪用況兼魏博等四道所抽兵馬約有三四萬人盡付光顏足以成事其襄陽陝府東都汝州等道兵馬仍委光顏揀擇可否若不堪用不如放還豈唯虛費資糧兼恐撓敗軍陣今既只留東西二師請各置都監一人諸道兵馬監軍伏請一時停罷如此則衆齊令一必有成功

一請勸魏博等四道兵馬却守本界事

右伏以朝廷本用田布之意以弘正遇害令報父仇望其感激衆心先立功效令領全師出界供給度支數月已來都不進討非田布固欲如此抑有其由或聞魏博

一軍累經優賞兵驕將富莫肯爲用況其軍一月之費計實錢二十七八萬貫今天下百計求取不足充其數月衣糧若且依前將何供給則不如使退守本境自供給衣糧省費之間利害明矣其澤潞易定等雖經接戰勝負畧均且昭義全軍收臨城一縣不得則其兵力亦可知矣滄州新經敗衄叔良又乏將謀勢不支任必無可望今請魏博等四道各歸本界嚴守封疆如此則不獨減無用之兵亦可以省有限之費就中魏博尤要退軍虛費貫糧最可痛惜者也

一請省行營糧料事

右伏以行營最切者豈不以國用將竭軍費不充更至
春夏已來實恐計無所出今若兩道共留六萬其餘退
食本道衣粮即每月所費僅減其半一月之用可給兩
月唯供六萬所費無多旣易支持自然豐足責其死戰
敢不盡心臣以爲當今至切無過於此

一請因朱克融授節後速討王庭湊事

右克融庭湊同惡相濟物情事理斷在不疑今朝廷特
赦克融新授節鉞縱終助援必恐遲疑當逗留克融之
時是經營庭湊之日遲則心固久則計成三數月間須
有次第延引入夏轉難用兵今正是時時不可失以臣

等所見謹具如前伏以行營今日事宜眞可謂急危極矣其間變故遠不可知但恐如今救已遲晚若猶可及無出於此何者苟兵數不抽軍費不減食既不足衆何以安不安之中何事不有伏料陛下覽臣此狀必有二疑一者以臣等悉是儒生不諳兵事縱知誠懇的未信行臣亦以此自疑久未敢奏今既事切不敢不言若攻戰機宜非臣所習而軍國利害雖愚亦知況察群情兼聽衆議與臣此奏所見多同伏望不以臣等儒生輕而不用也二者伏恐行營事勢奏報不眞皆云賊徒計日合破又陛下以制置既久難於改移前事若得其宜即

合旋有成績至今既無次第安得不務改圖古人云收
之桑榆事猶未晚若因循且過即救療轉難臣又切有
過憂敢不盡吐肝肺實恐軍困不濟更須百計誅求日
引月加以至困極今天下諸色錢內每貫已抽減三百
茶鹽估價有司並已增加水陸關津四方多請率税不
許即用度交闕盡許則人心無憀自古安危皆繫於此
伏乞聖慮察而念之不以重難改移忽於大計也臣等
又憂深州久圍救兵不至弓高新陷糧道未通下博諸
軍致於窮地光顏兵少欲入無由外即救援不來內即
餱粮罄竭各求生路誰向死門無可柰何忽然奔散即

聖心雖悔其可及乎其鑒不遠在貞元中韓全義五樓之敗是也伏望陛下詳臣此狀思臣此言若以爲然速賜裁斷臣等受恩日久憂國情深志在懇切言無方便伏望聖鑒俯察愚衷無任感激悃款之至謹同詣延英門進狀以聞伏聽勑旨謹奏 長慶二年正月五日朝散大夫守中書舍人上柱國臣白居易狀奏

論姚文秀打殺妻狀 長慶二年五月十一日奏

據刑部及大理寺所斷准律非因鬬爭無事而殺者名爲故殺今姚文秀有事而殺者則非故殺據大理司直崔元式所執准律相爭爲鬬相擊爲毆交鬬致死始名

鬬殺今門王被打狼籍以致於死姚文秀檢驗身上一無損傷則不得名爲相擊阿王當夜巳死又何以名爲相爭既非鬬爭又蓄怨怒卽是故殺者右按律疏云不因爭鬬無事而殺名爲故殺此言事者謂爭鬬之事非該他事今大理刑部所執以姚文秀怒妻有過卽不是無事既是有事因而毆死則非故殺者此則唯用無事兩字不引爭鬬上文如此是使天下之人皆得因事殺人殺人了卽曰我有事而殺非故殺也如此可乎且天下之人豈有無事而殺人者是明事謂爭鬬之事非他事也又凡言鬬毆死者謂事素非憎嫌偶相爭鬬一毆

一擊不意而死如此則非故殺以其本原無殺心今姚文秀怒妻頗深挾恨既久毆打狠籍當夜便死察其情狀不是偶然此非故殺孰爲故殺若以先因爭罵不是故殺卽如有謀殺人者先引相罵便是交爭一爭之後以物毆殺了則曰我因有事而殺非故殺也又如此可乎設使因爭理猶不可況阿王已死無以辨明姚文秀自云相爭有何憑據又大理寺所引劉士信及駱全儒等毆殺人事承前寺斷不爲故殺恐與姚文秀事其間情狀不同假如畧同何妨誤斷便將作例未足爲憑伏以獄貴察情法須可久若崔元式所議不用大理寺所

執得行實恐被毆死者自此長寃故殺者從今得計謹
同条酌件錄如前奉
勑姚文秀殺妻罪在十惡若從宥免是長寃愚其律縱
有互文在理終須果斷宜依白居易狀委所在決重杖
一頓處死

白氏長慶集卷第六十

白氏長慶集卷第六十一

唐太子少傅刑部尚書致仕贈尚書右僕射太原白居易樂天著

明後學松江馬元調巽甫校

奏狀四 表附凡四十七首

爲宰相賀赦表 長慶元年正月就南郊撰進

臣某等言伏奉今日制書大赦天下者臣與百執事奉揚宣布與億兆衆蹈舞歡呼自天降和率土同慶臣等誠歡誠抃頓首頓首伏惟皇帝陛下出震御極建元發號大明升而六合曉一氣薰而萬物春肆眚措刑滌瑕

蕩穢凡在圓首納於歡心矧又祗祀天地孝享宗廟蠲減租賦策徵賢良褒德及先賞功延嗣敬賓養老念舊睦親生人之積弊盡除有國之頹綱必舉况陛下承二百祀鴻業之重纂十一聖耿光之初始奉嚴禋新開寶曆天下之目專專然觀陛下之動天下之耳顒顒然聽陛下之言斯則陛下出一言不終日必達於朝野舉一事不浹辰必聞於華夷當疲人求安思理之秋是陛下敬始慎微之日苟行一善則可以動人聽而式歌舞况具衆美信足以感人心而致和平康哉可期天下幸甚臣等謬居重位幸屬鴻休慙竊股肱喜深骨髓歡忻悚

躍倍萬常情無任鼓舞慶幸之至

爲宰相請上尊號第二表

臣某等言今月二十四日臣等已陳表章請上尊號愚誠雖懇聖鑒未迴蹐地跼天不勝大願臣等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臣聞大道者無求於物物尊而不辭至公者非欲其名名生而不讓不讓故與天合德不辭故率土歸心斯所謂應乎天而順乎人者也伏惟皇帝陛下嗣與一德統牧萬方致時俗之和平納生靈於富壽金華已偃銷七十載之厲階玉燭方調啓一千年之聖運天人合應書軌混同而鴻名未加盛典猶鈌華夷失望史

策無光此誠君上之謙然亦臣下之罪也今臣所以上
稽天意下酌人情再黷皇明重陳丹懇臣謹按書曰思
作睿睿作聖又曰乃聖乃神乃文乃武經曰明王以孝
治天下凡此五者歷觀列辟雖甚盛德莫能兼之伏以
陛下自即大位及此二年無巾車汗馬之勞而坐平鎮
冀無亡弓遺鏃之費而立定幽燕仁和一薰獷（古猛切）鷙
盡化可不謂睿文乎削平天下震耀八荒北虜求婚以
稟命西戎乞盟而納款威靈四及奔走來賓可不謂神
武乎陛下以萬乘之尊四海之富供養長樂道光化成
推而置之可塞天地可不謂孝德乎故臣等敢冒死稽

首上尊號曰睿文神武孝德伏惟陛下略撝謙之小節
弘祖宗之大猷惟十一聖在天豈忘繼其志以億兆人
爲子寧忍阻其心特廻宸衷俯受徽號在玄功不爲主
宰於盛德有所形容煥乎大哉垂裕無極此實天下之
幸甚非獨臣之幸也臣等無任誠願懇禱之至

爲宰相讓官表

臣某言伏奉今日制書授臣某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者寵擢非次憂惶失圖跼地蹐天不知所措臣某誠兢
誠惕頓首頓首臣聞上理陰陽下平法度外撫夷狄內
親黎元使百官各修其職一物不失其所此宰相之任

也臣有何功德有何才能越次超倫忽承此命下乖人望上紊朝經致寇速尤無甚於此臣謬因文學忝列班行先朝之人擢居內職星霜屢改爵秩驟加未逾十年忽登相位名浮於實任過其才豈唯覆餗(蘇谷切)是憂實累知人之鑒況陛下肇開曆數將致升平輔弼之臣尤宜慎擇臣粗知古今敢言本末樞衡要地初不得人則理化勞心終無成日此所以重陳手疏再瀝血誠乞迴此官別授能者臣若得請便不負恩情見於辭非敢飾讓皇天白日實鑒臣心無任懇款屏營之至謹奉表陳讓以聞

爲宰相賀雨表

臣某言臣聞聖明在上刑政叶中則天地氣和風雨時若常聞其語今見其時臣某等誠歡誠躍頓首頓首臣

伏以陰陽氣數盈縮相隨去秋多霖今春少雨宿麥猶茂農功未妨陛下念物憂人先時戒事靡神不舉有感必通故雲出于山月離于畢初灑塵以霡霂漸破塊而滂霈圃囿田疇無不霑足雨之所致臣知其由自上而來雖因天降從中而得實與心期發於若厲之誠散作如膏之澤凡在率土孰不懽心臣等位忝鈞衡職乖爕理仰陰陽而增懼顧霖雨而懷慙無任兢惕之至

爲宰相賀殺賊表

臣某等言伏承某道逆賊某一某月某日已被其殺戮訖皇靈震耀兇孽梟夷率土普天歡呼鼓舞臣等誠喜誠忭頓首頓首臣聞亂臣賊子阻兵干紀者明則有天討幽則有鬼誅遲速之間罔不殲殄伏惟文武孝皇帝陛下君臨八表子育群生合天覆地載之德順春生秋殺之令宿寇遺孽闇然銷亡四海九州廓然淸晏逆賊某乙一介賤隷兩河叛人苞藏禍心竊弄凶器戕害主師虔劉善良幕燕鬭魚偷活頃刻顛木之餘拼(呼罪切)痤(才何切)疽(子余切)之遺種斧斨(千羊切)欲加而先折鍼石未攻

而自潰不有弔伐孰知德威不有妖氛孰知神筭則天下之心有以知順存逆亡其猶影響者也臣伏以某一旣巳斬首某一將何保身若不乞降卽應生變輈之或在車則相依皮旣不存毛將安附况我乘破竹彼纔覆車止戈之期翹足可待無任喜慶忭躍之至

賀雲生不見日蝕表 爲宰相作

臣某等謹言臣聞堯湯之逢水旱陰陽定數也宋景之感熒惑天人相應也蓋天地大統不能無災皇王至誠可以銷慝嘗聞此說今偶其時臣等誠欣誠幸頓首頓首伏見司天臺奏今月一日太陽虧者陛下舉舊章下

明詔避正殿降常服禮行於已心禱于天天且不違物
寧無應況正陽月朔亭午時中和氣周流密雲布護蒙
然暫蔽赫矣復明昇翳朝隮但驚若煙之涌曜靈晝掩
不見如月之初所謂誠至於中而感通於上也臣等敢
不再陳事理重考徵祥三光悉盈必有時蝕萬物莫覩
與無災同慶生交感之間喜浹照臨之內雖卿雲五色
瑞景再中除沴致祥曾何足比百辟伏賀萬人仰觀事
彰天鑒孔明道配日新其德臣等幸遭昌運謬荷殊私
皆乏濟時之才同居待罪之地日月薄蝕自慙燮理無
功山川出雲實賴聖明有感感賀忻戴倍萬常情無任

抃躍踈踴之至

爲崔相陳情表

臣楨言臣有情事久未敢言今輙陳露伏增戰灼臣亡父某官亡妣某氏是臣本生亡伯某官某贈某官臣今承後建中初德宗皇帝念臣亡伯位高無後以猶子之義命臣繼紹仍賜臣名嗣襲雖移孝思則在上荷君命永承繼絕之宗中奪私恩遂阻劬勞之報歲月曠久情禮莫伸自去年巳來累有慶澤凡在朝列再蒙追榮或有陳乞皆許迴授況臣猥當寵擢謬陟台階爵祿之榮實有踰於同輩顯揚之命獨未及於先人歆泣茹悲哀

慙兩極臣今請以在身官秩幷前後合叙勳封特乞聖慈廻充追贈倘允所請無幸於斯則臣烏烏之心猶再生而展養犬馬之力誓萬死以酬恩蹐地仰天不勝感咽披陳誠懇煩黷宸嚴無任惶懼激切之至謹奉表陳露以聞

忠州刺史謝上表 元和十四年三月二十八日

臣某言臣以去年十二月二十日伏奉勑旨授臣忠州刺史以今月二十八日到本州當日上訖殊恩特奬非次陞遷感戴驚惶隕越無地臣誠喜誠懼頓首頓首臣性本疎愚識惟褊狹早蒙採録擢在翰林僅歷五年毎

知麼忝竟無一事上荅聖明及移秩宮寮卑冗疎賤不能周慎自取悔尤猶蒙聖慈曲賜容貸尚加祿食出佐潯陽一志憂惶四年循省晝夜飲食未嘗敢安負霜枯葵雖思向日委風黃葉敢望霑春豈意天慈忽加詔命特從佐郡寵授專城喜極魂驚感深泣下方今淮蔡底定兩河又寧臣得爲昇平之人遭遇已極況居符竹之寄榮幸實多誓當負刺慎身履氷勵節下安凋瘵上副憂勤未死之間期展微效蹈身地遠仰首天高螻蟻之誠伏希憐察無任感激懇款彷徨之至謹遣某官某一奉表陳謝以聞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言

賀平淄青表元和十四年四月九日

臣某言伏見二月二十二日制書逆賊李師道已就梟戮者皇靈有截睿筭無遺妖氛廓清遐邇慶幸臣某誠歡誠喜頓首頓首臣聞亂常干紀天殛神誅李師道包藏禍心暴露逆節盈惡稔衆叛親離未勞師徒自取擒戮伏惟睿聖文武皇帝陛下文經天地武定華夷凡是猖狂無不殄剪兩河清晏四海會同昇平之風實自此始臣名叅共理職忝分憂抃舞歡呼倍萬常品守官有限不獲稱慶闕庭無任慶快踴躍之至謹具奏聞謹奏

賀上尊號後大赦天下表

臣某言伏奉七月十三日制書大赦天下跪捧宣布蹈舞歡呼自天降休率土同慶中謝　臣聞玄功盛德非鴻名不能形容物厲人疵非皇澤不能滌蕩自非上聖莫能兼之伏惟元和聖文神武法天應道皇帝陛下纂承大業子育群生信及豚魚威殲梟獍削平寰海混一車書億兆一心願崇大號從人欲而俯膺盛禮賜時和而廣洽皇恩蠲減賦租收拔淹滯命黜陟而別能否開諫議而策賢良宿弊必除舊章咸舉帝王能事盡集於今凡在生靈孰不幸甚臣謬當委擢職在頒條抃躍之誠倍萬常品限以守官不獲稱慶闕庭無任慶抃之至

杭州刺史謝上表長慶二年

臣某言去年七月十四日蒙恩除授杭州刺史屬汴路未通取襄漢路赴任水陸七千餘里晝夜奔馳今月一日到本州當日上任訖上分憂寄内省庸虚仰天戴恩跼地失次臣某中謝 臣謬因文學忝廁班行自先朝黜官以來六年放棄逢陛下嗣位之後數月徵還生歸帝京寵在郎署不踰年擢知制誥未周歲正授舍人出泥登霄從骨生肉唯有一死擬將報恩旋屬方隅不寧朝廷多事當陛下旰食宵衣之日是微臣輸肝瀝膽之時雖進獻愚衷或期有補而退思事理多不合宜臣猶自

股肱醉飽有慙於口腹

爲段相謝借飛龍馬狀

伏以出從內廐行及中塗假飛龍之駿駒代跛鼈之蹇步執鞭拜命借馬喻身取其戀主之心以表爲臣之節恩深易感情懇難陳

爲段相謝手詔及金刀狀

詔賜累加慙惶交集寵來天上感動人間且金蘊其堅奉之而永貞王度刀宣其利操之而遠耀天威豈唯佩作身榮實可藏爲家寶況臣望闕漸遠受恩轉多比堅而報國有時效死而殺身無地

爲宰相謝官表（爲微之作）

臣某言伏奉今月日制書授臣守本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者殊常之命非望之恩出自宸衷加於凡陋竦駭震越不知所爲中謝 臣伏准近例宰相上後合獻表陳謝臣今所獻與衆不同伏惟聖慈特賜留聽臣伏聞玄宗即位之初命姚元崇爲宰相元崇欲救時弊獻事十條未得請閒不立相位玄宗明聖盡許行之遂致太平實由於此陛下視今日天下何如開元天下微臣自知才用亦遠不及元崇若又僶俛安懐因循保位不惟恩德是負實亦軍國可憂臣欲候坐對時便陳當今切事

知況在天鑒忝非土木如履氷泉合當鼎鑊之誅尚忝藩宣之寄才小官重恩深責輕欲荅生成未知死所唯當夙興夕惕焦思苦心恭守詔條勤卹人庶下蘇凋瘵上副憂勤萬分之恩莫酧一二仰天舉首望闕馳心葵藿之志徒傾螻蟻之誠難達無任感恩激切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

爲宰相謝恩賜酒脯餅果等狀

右中使某奉宣聖旨賜臣等前件物等俯僂受賜竦躍荷恩天酒來以分甘御羞降而示惠臣等省躬知感因物言情寵過加邁懼多尸素之責榮同置醴慙無麴糵

之功徒瀝丹誠豈酬玄造

爲宰相謝恩賜吐蕃信物銀器錦綵等狀

右臣等材愧庸虚職叨輔弼遇天下削平之日當西戎即叙之時遂使殊方致茲遠物此皆率由玄化感慕皇風人臣既絶外交問遺敢言已有今蒙重賜益荷聖慈况來自外夷知德廣之所及降從中旨仰恩深而不勝感戴慙惶倍萬常品

爲段相謝恩賜設及酒脯等狀

伏蒙聖慈特加寵錫珍羞出於内府旨酒降於上尊捧戴歡榮不知所措臣久叨台鼎新忝節旄勤勞無展於

下捄時弊上酬君恩臣之誓心爲日久矣陛下許行則進不許則退進退之分斷之不疑敢於事前先此陳啓況臣才本庸淺遭遇盛明天心自知不因人進擢居禁署訪以密謀恩獎太深讒謗並至雖內省行事無所愧心然上黷宸聽合當死責豈意憐察曲賜安全螻蟻之生得自茲日今越流輩授以台衡拔於萬死之中致在九霄之上捫心撫己審分量恩陛下猶不以衆人之心待臣臣豈敢以衆人之心事上皇天白日實鑒臣心得獻前言雖死無恨無任感恩懇款之至

[illegible]卷第六十一